

# 成功大學 典範傳承 ~ 講座教授的故事

## 興趣機會與使命

高 強

我大學唸的是森林，碩士是作業研究，博士是森林管理，畢業後在經濟系做了一年博士後研究員，民國六十九年因緣際會來到本校工業管理系任教，開始了我在成大教學與研究的生涯。

回到國內，我還是和在國外一樣，視研究為教授的天職，研究未曾間斷，這在當時台灣那種以教書為職責、研究為興趣的年代是很少見的，尤其教師升等必須有缺，如果沒有缺，即使研究成績再好，也不得申請升等。所以多數教師都是在知道有某位高職等的教師將退休或離職時，才開始準備升等論文，平常手邊是沒有論文的。怎知工管系一位教授因身體健康因素，突然決定退休，系上其他副教授來不及準備升等論文，而我因為平時都有論文發表於國際期刊，因而能夠即時提出申請，所以很早就升等為教授，果真應驗了「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那句話。

早期升等為教授後就天下太平，只需從事教學工作，研究可有可無，有興趣則收幾位碩士研究生(當時少有博士班)，沒興趣就單純的教書，毫無研究壓力。而我則是承襲國外的習慣，即使已升等為教授，仍持續研究工作。民國七十年代起，政府開始鼓勵教師研究，每年有研究成果的教師可申請國科會研究獎助，成果優良的還可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的榮譽(由國科會主動評定，教師無需申請)。管理領域的教師平時做研究的不多，有能力的多數在私人企業擔任顧問工作，我的研究成績相較於其他教授變得傑出，所以很快的就連續三屆獲得傑出研究獎，依國科會規定不再參與評比。民國九十年初，成大率先全國各校設置特聘教授與講座教授，我因為曾獲得三次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依照辦法順理成章的成為成大講座教授。

回首一路走來能夠如此順利，主要是我一直走在大家的前面，當一般大學教授還不在意研究的時候，我已累積了相當的研究成果，等到突然要檢驗研究成果時，就能立刻拿出放得上檯面的成績，而獲得肯定，否則以我當時的研究成績，要在現在的標準下升等為教授或爭取國科會傑出獎，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機會似乎讓這一切顯得隨手捻來，但也何嘗不是因為我早已準備好了。

談到研究方向的選擇並不順遂。我博士研究森林管理，在經濟系做博時，主題是林業經濟，都為研究對象，來到工業管方向自然必須調整。在攻位時，曾經以非線性規劃



定，我的歷的主題是士後研究是以森林管理系，研究讀博士學方法解出

一個長久以來一直困擾林業界的問題，來到工管系，自然就一頭鑽進非線性規劃的研究，有長達十年的時間帶領研究生一起發展新的解法，希望能夠有所突破。結果發現在理論部分，學界要求探討存在性與收斂性，而我們的數學底子不夠；實用部分，使用者希望方法使用簡便又能快速求得解答，但我們的電腦知識又不足。十年間，在此領域只發表了兩三篇泛泛的論文，迫使我改變研究方向，不過十年的研究並非徒勞，不知不覺中已為我在非線性規劃的性質與求解方法上奠下基礎。

民國七十八年，台灣省林務局規劃將全省十三個林區整併為八個，找我評估可行的方案。我從組織與資源分配的角度建立非線性規劃模式，協助林務局決定了理想的合併方案。事後我將研究結果整理，投稿於作業研究領域評價不錯的期刊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審查委員沒有太多意見，一次修改後就刊登了，此結果令我十分興奮，這篇文章後來還被學者評價為績效評估方面十大應用研究之一。同一年，教育部辦理工專評鑑，我參與了工業工程與管理類的評鑑工作，整個評鑑工作從資料審查到現場訪視，前後尚有數次會議，工程十分浩大。評鑑結束後，我根據績效評比的理念，以各校提供之書面資料計算出各校的績效指標，所得排名與評鑑委員經過書面審查以及三十天現場訪視所得結果完全一致。於是我將整個概念整理，還是投稿 European J. Operational Research，結果很順利的發表了。這篇文章在工

業工程與管理界廣為傳頌，令我信心大增，也從此決定了往後的主要研究領域——績效評估。此後，在我擔任圖書館館長期間，藉行政之便，評比了全國大學圖書館；擔任管理學院院長時，評比了全國各大學管理學院的研究成效；擔任國科會管理學門召集人時，評比了全國管理領域期刊；擔任校長時，評比了全校各系所的表現…。經由行政工

作發現問題，從而產生研究題材，這本來就是管理學院教師做研究的目的一解決生活中所遭遇到的問題。綜此，我研究題材的產生方式有二，一是「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只要是擔任過的

行政工作，一定將期間所遭遇到的問題，依據學理找出解決方法；二是「細心觀察週遭事物」，發現問題，再進行研究。

我經



常出國，原因有三，第一當然是看看其他學者在做些什麼樣的研究，經由交談了解他們的想法，這些想法都是在期刊論文上無法如實呈現的，對於自己的研究當然會有所啟發。第二是離開自己熟悉的環境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地方，比較容易激發出一些新的想法，所謂靈感是要靠環境來激發的。第三個原因多數人可能難以理解，因自覺做研究常會依照某一想法一路往下鑽研，而此想法也許不是最好的，甚至有謬誤之處，但常會不自知；如果能夠暫時離開研究室，讓思路有機會沉澱，或許會發現一些盲點而提出更好的見解。記得年輕時曾經聽一位國際學者提到，他完成一篇論文後，會先擱置一陣子，之後再拿出來翻閱，如果仍然覺得不錯，才會投稿，否則就束之高閣，待有更好的想法再拿出來修正。當時覺得很奇怪，研究完成不是就該趕緊投稿以搶得先機嗎？現在想想則感覺甚有道理，如果論文不夠好，投稿出去也只會遭到退稿而浪費時間，應該謹慎才是。

我指導過的博士研究生，取得學位後多數仍繼續從事研究工作，但也有一位學生畢業後向我明白表示，研究太辛苦了，以後再也不做了。我很欣賞他的率直，也尊重他的想法，研究本來就是件辛苦的事，尤其找不到研究題材或做不出結果，心情更是低落。投入研究工作就必須具有使命感與責任感，雖不一的霸氣，但的豪氣。如題材，做出定，對社也一件很愉快學術研究者熱情，最佳

一定要有「龍城飛將」也該有「捨我其誰」果能夠仔細尋找研究一些成果為學界所肯有所貢獻，研究會是的事情，這也是每位不悔的選擇與持續的動力來源。

